

陸宣公集

第四冊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四

後學雙峰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驤

同校

太倉張泰基

奏草

四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右冀寧奉宣勅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鈔錄進來
冀寧又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
欲與改轉以獎勤勞者承命竦息顧慙非宜進退傍
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訐謀而
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乏決勝之籌從陛下避

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
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屑屑供職曾何足云夫君
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浸興由
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
則臣死今陛下躬罹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斯謂
辱矣寇讎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
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爲近是宜當
責安可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扈從將
吏一例並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
賞不類命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

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
不解體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
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徇主忘家固是臣子
常分追陪輦蹕曷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有來
有否事須旌別以儆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
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
不任覲懼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小臣職卑，不敢言事。惟願聖恩，

降詔天下，各令守分。勿使奸邪，

得行其志。庶幾國祚，長延萬歲。

臣聞古之聖王，必先慎乎德。德

薄則災降，災降則民散。民散則

國亡。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有

五，曰：一曰正心，二曰誠意，三曰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

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
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
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
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
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
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
乎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
祇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餽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
出豈非其明効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
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

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
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鑿輿外幸
旣屬憂危之運宜增倣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
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
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
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
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
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
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
知眊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

感頌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
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
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
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
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
謠讒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
患難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
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
則民散豈非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
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

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
爲心者人必拂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
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
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
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
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
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
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
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
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

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
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
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
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
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
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
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
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
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
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

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
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焚網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
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
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
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費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
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効之至

謹陳冒以聞謹奏

奉天論解蕭復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
京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
慰以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
皆云蕭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
名望最重令其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
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
士般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已否
皆云至要並無異辭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
日及其臨行從一等却論奏欲得且留蕭復又頻有

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
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況必是蕭復計會遣其
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深不可會卿比
來諳此人性行否兼與朕子細思料若不肯去其意
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
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
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
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
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爲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
璟爲師已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

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
姦復之爲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渝私
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
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爲況乃見稱名流獲踐清
貫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假
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在於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
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
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爲難察初舉蕭
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
等論奏一矛一楯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

陞定公集 卷一四
垂睿詰孰敢面謾蕭復若相屬求則從一等何容為
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
不辯明乃直為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惑
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
使情僞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
下留意幸察謹奏

奉天薦袁高等狀

袁高楊頊

已上二人並曾任御史中丞

裴諝

曾任金吾將軍

孫咸

曾任京兆少尹

周皓

曾任丹延都團

練觀

裴胄

曾任宣州刺史

崔造殷亮李舟

已上並任郎官

何士幹姚南仲

陸淳沈既濟

已上曾任補闕拾遺

右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陛下

累歎乏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慙所

喜者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恥

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

知猶懼鑒識不明品藻非當反覆參校未果上聞昨

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看可否者因悟貶

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

陞宣公集 卷十四
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
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寘之清列皆
謂良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
賢之意亦乖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赴行在試
垂訪接必有可觀錄用棄瑕既符德號振淹求舊亦
闡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其餘差序遠近並具別
狀以聞謹奏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
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
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
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後委曲聽從觀其所
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
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
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
懷光偶論此事臣遂訊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旣欲
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

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為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之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奏云見卿論敘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尅平寇

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
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
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併若有幽贊
一失其便後何悔追伏望聖聰速垂裁斷謹奏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右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
由所患太强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
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
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
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
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
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
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
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危切

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
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
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
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
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
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
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
計無所施是謂先聲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
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
者合之則名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

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
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
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
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勲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鬪
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
之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迴面奉進止以臣所
商量許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不免
悵望因此生詞轉難調息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
細思量奏來者臣以事機得失所繫安危千慮百

陸宣公集 卷十四 三
思通夕忘寐誠以貪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
患處艱危而不思出險者必無久安罄陳芻蕘惟
所省擇謹奏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漵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勲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可輕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為賜足彰行幸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漵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
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
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爲信賞必罰
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
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
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棼萬目皆弛雖有
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
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遣戍
歲增策勲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

職負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阜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

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
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
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
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
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
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
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
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
勲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
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

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
之員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
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
効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
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
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
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
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
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
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猷棄者徒

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
人寤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
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勲伐無窮固不勝其用
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
固不充其費矣旣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
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
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
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
全其寶何有不可顧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

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四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五

後學雙峰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驤

同校

太倉張泰基

奏草

五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
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即擬將歸以禮葬
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
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
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為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

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
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
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
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別嫌獎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
冒行所恥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
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
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
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
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
怒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

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慎之鞞立司
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
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
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
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
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
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爭爲揚惡
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
求寤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

者廣納以成德聞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
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
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
慝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
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
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
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
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
唯善是求豈但從諫不拂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
誦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

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
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
哉此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
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
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
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
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
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
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
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

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
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
桑田燄燄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
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
以小善爲无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不去也
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
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
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
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
協而猶上下相戒旣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

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
舜之爲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爲
用也甚堅其爲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
杜其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
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
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心靈
不以么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
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及於尊榮愛則懼
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任當
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

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誤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于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為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

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
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
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
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
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
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
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
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
誠謹奏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又荅論姜公輔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忠然似未會朕意朕意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以固論造塔事賣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悵者祇緣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者臣以顛執務在朴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睿意元妙非凡所窺如臣懵昧之材且無希伺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然所冀錄微款而矜至愚實天

下幸甚古人有言曰明主者可以理奪又曰主聖則
臣直今陛下稟天縱之才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
伸守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據直道而理
其前言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以領覽萬幾必先虛
其心鑑鏡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
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
者人亦疑焉萬物阻之非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
和平盡物理使無紕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無
乃愈疎乎孔子曰不遷怒不億不信豈非懼於肆情
逞憾以至於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志欲匡輔是

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
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
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
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
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不信而逆詐之情未
弭也逆詐未弭積憤未平固宜公輔獲戾於蓄疑下
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
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弭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
廢言諫苟弭違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
雖善而奚爲諫有可從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王所

以採葑菲詢芻蕘傳謗言用仇怨急於聽納乃至於
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
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忠言者利於行而拂於情
唯計慮至熟乃能無忤幸紆宸鑒更審所宜謹奏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翔所管
或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抽赴彼應援所
以行營將士猶舉幽隴為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帥岐
下則楚琳助亂薊門則朱滔黨姦獨此偏師漂然河
上其營幕則寄于他土其家屬則陷于匪人又屬汴
路姦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固
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
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危能安聞難輒赴
甚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

考其才節絕有過人但緣羈寓多時窮匱轉甚繼陳
章奏言及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
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爲流涕若失於應接則終以
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
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
勅韓滉切令贍恤此軍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
洽手詔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
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
勸臣不勝區區爲國獎善拯危之意謹啓事以聞謹
奏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右欽澈齎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
兇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旣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
日望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
甚朕不會其意昨問從一從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由
蕭復奏事官李充朕適喚對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
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表中意趣
斟酌奏來者臣伏覩其表兼揣其情蓋以遠路傳聞
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虞失中
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爲尤何則駐蹕奉天屯難已甚

況又不駐艱危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
變故寧免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
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後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
於西蜀韓滉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
通理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充
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寮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
椅之男共承昭房從已遠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
之中足稱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謹奏

又答論蕭復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別意終是不識事宜今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緣孟皞年老今欲除蕭復爲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爲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慈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蠲衆情顥顥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則

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
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為得
所臣實疑之儻慮處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
以詔旨促其歸程遠郡巡歷未周但令副介分往待
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使務既畢能
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謹
奏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邢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相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邇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

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黻
續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
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
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
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
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似微而禍重茲道得
失所關興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
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
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
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

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
尼述陶唐之盛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周詩美文王
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
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
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
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
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
誠其効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
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
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

雖寇讎化爲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
結爲仇慝有矣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
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
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
心思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
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
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
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
迫于攻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于外變起于內
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

聖之德而遘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睿心儆
小失而崇丕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
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羣疑
今承德音尚襲流誤若未悔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
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爲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
漏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効捨
逆歸款者繼獻于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于禁門陛
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吐
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
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

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
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
畢力菑爾凶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必無奉
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
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覲輸誠者謂其遊說論
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爲
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
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
省或勞慰而延于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圈閑
一也旣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

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繫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
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徇義之心既阻
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
辭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
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
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至轂
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
萬方敘忠良見忌之冤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
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
旣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

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遄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
岷之遊矣陛下旣闕慎于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
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
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猥迭居關輔郊畿豺狼
雜處朝廷僻介于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
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
若又就加猜劾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
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
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
致大之術也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

有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
能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
則授以職負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
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
加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惠澤所及謳歌
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
尊郭隗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
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
不可以小失爲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爲無益
而不行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

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五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六

後學雙峰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驤

同校

太倉張泰基

奏草

六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右欽湊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
計會擬自領兵馬尅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
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
意緣吐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
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準擬渾瑊

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漉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尚勞聖憂謹附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準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

寢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噴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
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矯多端於斯
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因請
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逗留持疑竟不
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遽至猖狂
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
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
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
軍尅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
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

延旣姦且驕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
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臣請復爲陛下根本其說則
人情物理昭然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
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効誠唯恐後時不暇
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
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
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
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
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
不得不堅怠我之師堅寇之衆戎心變詐復未可量

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亂耳抑昨
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流聞結贊好謀恐其潛蓄
姦計儻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泚窮蹙之時輕犯
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通
兇逆兩持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
衰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必耗
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子遺千里丘墟得將安
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
傷神晝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
神降之災覩機若暝遘厲自遁實昊穹悔禍之應列

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自
賊泚之亂始於暴兵因徵役之繁興乘衛禁之闕備
誘扇羣慝遂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逼凡有血氣
皆知惋嗟矧伊忠良孰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
加以聖德日新改過不吝布革弊之詔弘恤隱之懷
天下黎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猷亂思安和風旣揚
昏祲自斂蠢茲狂悖久合殲夷頃屬懷光昏迷緩師
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人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
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旣分腹背無
患城晟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馬非多資糧向竭若

不降賊即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
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況賊之兇愚滅亡
可必賊之孤劣翦撲非難孰肯捨固而就危違寵而
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之虜哉既牽於利害之情
理不同惡又迫於單乏之急勢難久居勢理相驅安
能無戰渾瑊統戴休顏韓遊瓌乘其西北李晟率駱
元光尚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
下慎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
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
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輒以私懷

忖度謹冒昧以聞謹奏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

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
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
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
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
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
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
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
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

陸宣公集 卷一 五
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
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
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
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
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
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
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
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
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
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

秦梁迴繚千里迢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
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
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
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
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
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
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
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
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
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由已義烈發

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
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
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
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
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
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
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
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
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
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

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劉蒙公思復休何取齋秦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為時議所惡頻被封章論
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隄防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絕
用杜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召見滯留數輩
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憊慙
竊謂非宜李楚琳乘時艱危倣擾岐下賊殺戎帥款
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
者今始紛紛一何知見之晚耶但以乘輿未復大憝
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
則道迂且遙雒谷復為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

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夔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
二逆誘脅之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
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
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
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惟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
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
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儻能遷善亦可
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唯
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潔矩之士
溫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

始爲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
王而遂封蒯通以折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
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釋斬祛之
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
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
必欲精求素行追扶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
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
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
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
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于頑

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略聖
人格言爲元龜固不可納豎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
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謹啓事以聞謹奏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湊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
今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
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
昨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
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
商量豈不穩便者陛下惠霑摯御仁洽庶寮念隨難
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雖未
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銜恩睿旨淹詳復詢庸
賤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顧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

陸宣公集 卷一
貪榮號傍懼怨憎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
天鑒何是以不揆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
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
忠實之効廢名浮於行則瀆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
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
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勲特
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霑雖多誰曰非
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
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
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圍

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
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
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搢紳之列又當受賜之
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況於介胄之
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
其苟得之情況該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
釁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勲臣憤恨之氣
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
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為
難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為爭端覈之

至精猶患相軋處或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制服
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既定乃論功勲有蕭曹
之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略倬乎殊倫猶謂豐
沛故人刀筆文吏諸將不服頗相訐揚乃至攘袂指
天拔劔擊柱偶語謀反誼譁訟冤矧今國步猶艱王
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讎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
儒角逐之日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
誚儻有節効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
餘別無績用例徇驅馳且俟賊平甄錄非晚謹奏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以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

隋書卷一百一十六
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窠
瀛百役疲瘵之眊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
竦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
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
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言
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
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
夫以內人為號蓋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
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
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

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
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
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
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
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
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
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
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烝黎優問耆耄安定
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
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

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
宜後而先則爲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
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
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旣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卒所
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
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
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
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
者豈必忘其情愛耶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
明者不爲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

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理
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
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
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
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
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
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
執其手而與之言迎于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
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
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

陸宣公集 卷十六 古
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為書紳之規以衰衛為
覆車之鑒則德為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
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
伏惟聖裁謹奏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右先頒勅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雲尚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闇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潦爲害人功可施其備禦由於智能其役用止於煩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叶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褻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巔巖綴

危棧於絕壁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
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羣峰澍流巨石崩奔訇殷相
繼深谷瀾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
遏斯須之頃跬步之間倉黃邁歿皆不可測匹夫單
騎尚且過防況萬乘時行千官景從而可以蹈不存
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滾崩閣道淹圯環衛
之儀少缺屬車之馬微驚縱有億徒何所爲用陛下
欲無駭慮其可得乎又或霍滯更深谿澗皆溢逕路
旣絕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
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

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媿已深
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
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頗以不達爲慮耳儻
迴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
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竊聞羣議輒以上陳
悽悽懇誠實冀昭納謹奏

請釋趙貴先罪狀

右欽漵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捨衆人意旣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旣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命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

行貴先即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
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總帥退闕亂兵遂
爲賊泚所招給以同迎鑾駕泚旣反狀未露貴先安
得勿從已受邀留遂遭劫制身縻僞職兵隸兇徒雖
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
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
辜唯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儻能守節即是忠烈
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
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況復懷光未殲
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寔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

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
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
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旣偷賊
勢愈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之
談以興億衆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羯
胡亂華染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
所不問河朔遺孽旣聞德澤之弘被且幸脅汚之見
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
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
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爲梗豈不以任法吏而

陸宣公集 卷一 六
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既定四方
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爲之奈何良曰
陛下所最恨者爲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
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
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
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
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
明恕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爲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
上言蓋爲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
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姦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

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為善矣伏惟
不為浮議所移謹奏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hich ar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quality of the scan.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 traditional vertical format,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門此其大對不問大少對不備會同為善也

論替換李楚琳狀

右欽湫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欲候朕到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污瀦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

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
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
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
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爲日久矣負釁居位豈
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
漢高僞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
以至沒代其微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爲至戒
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
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
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

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
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
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
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
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
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
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
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莫儔且負嫌猜已遭
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
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譏况楚

琳卒伍凡材廝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
豎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睢盱晨
光既升勢自跼縮今郊畿已久武衛方嚴沂隴鎮壓
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
琳瑣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躡躅何惡能爲
願陛下姑務含弘普安反側促駕遄止錄功犒勤敷
肆眚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韋臯楚琳俾入分文
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
榮奔走不暇安敢蠱介復勞誅鉏措置得宜萬無一
跌何遽過動不爲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漵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
河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漵奏來者兇
梗殲盪關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
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漵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
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
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鄆陵范
變祈死吳克勁越夫羞啓殃是知福不可以久徼幸
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
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

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効
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
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
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
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或以亟
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
之征漢南之芟夷繼甚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
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
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
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

之旋及遂乃蝨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
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鑿輅爲之再駕行宮至于合
圍于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于寸晷王威
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隉艱屯綿綿聯聯若包桑綴
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
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劍戟之利帑藏
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
始豈不至微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
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
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烝庶困

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
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
爲之獻欵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梟鴟以好音消稜
沴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援之夫
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壹純誠以効勤流亡
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
將竭而重霈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
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
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
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

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
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
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
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
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
伐于南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廩牧以張武算
斂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既
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
本已始覆矣洎涇卒倡亂泚戎構災豺狼整居於禁
闈貔猱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宋郊

仗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
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旣而悅納
之儔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
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帶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
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
戀主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
物之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
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
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
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

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倔强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

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
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
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
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
編氓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
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
普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
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
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
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明鑑元龜貫

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于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前典垂訓旣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敘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慝以咎己布明信以示人旣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

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
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
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
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
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
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
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
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
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
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

不為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脣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為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侮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唯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

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
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
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
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
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
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
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
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
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
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

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污之黨悉無所
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眊休罷戰士
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
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
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
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
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污之黨且宥矣吾屬何
疚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
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
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據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

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旣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惠捨易

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
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
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惜在此
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陳
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六